

世



陳伯玉文集卷第七

新都楊春重編

射洪楊澄校正



雜著

上大周受命頌表

天授九年

臣子昂言臣聞昔周道昌而頌聲作遂能昭配天地光  
烈祖宗垂之無窮永為代典伏惟神聖皇帝陛下闡玄  
極昇紫圖光有唐基以啓周室不改舊物天下惟新皇  
王已來未嘗觀也臣聞仲尼曰聖人丘不得而見之矣  
又曰舜禹之有天下丘不預也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丘已矣夫皆傷不得見大道之行而鬱鬱也臣草鄙



愚陋生長休明親逢聖人又觀昌運舜禹之政河洛之  
圖志皆目見幸亦多矣今者鳳鳥來赤雀至慶雲見休  
氣昇大周受命之瑞符也不稽元命探祕文採風謹揮  
象物紀天人之會以協頌贊則臣下之過也有國彛典  
其可關乎臣不揣朴固輒獻神鳳頌四章以言大周受  
命之事誠未足以潤色鴻業揄揚盛美亦小臣區區丹  
誠之至謹輒詣洛城南門奉進塵冒疏覓伏表慚惶

大周授命頌四章并序

臣聞大人外階神物結至必有非人力所能存者上招  
飛鳥下動泉魚古之元皇祇承上帝所以協人社匹天  
休卓哉神明昭格上下莫不以之矣是故物有可則而

道有可宗謂之文靈其原上也緬哉有唐欽崇天命三

祖繼統品物咸章玄曆改元黃瑞告神皇出地輔一作

陟天階應軒轅登太昊集乎初始之極以授我皇符鳥

之聲開辟元台女希氏姓神功大哉莫不感於茲日矣

乃察瓊璣繕寶命發玄識外紫圖則天縈然皇文炳也

昧夫昇光之曜覬寶之精其孰能感神皇赫赫若斯者

於是時三階底平百揆時序天下昌矣玄功溥矣西土

耆老頌然來稱曰至哉天子恤我元元勤勞下都外聞

上帝臣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皇帝嗣武以主七粵豈

不宜乎神皇曾然迺登巖崑之臺修三統觀五始探命

膺之紀則知元氣之所造也方採鍾龍象鳴鳳協林黃



之律以回生賜姓九月戊申朔六日己卯朔神都耆老  
避荒夷猶縑衣黃裳等萬有二千餘人雲趨詣闕請曰  
臣等聞王者受命必有錫氏軒轅皇帝二十五子班為  
十二姓高陽氏才子二八命為十六族書云祗台德先  
不拒朕行然則聖人起則命曆昌必有錫氏之規臣等  
伏惟陛下受天之符為人聖母皇帝仁孝肅恭神明可  
以慕武彘家以克永代陛下崇錫類垂憲章不易日月  
天人交際斯亦萬代之一時臣等固陋不達大道敢昧  
死上聞神皇穆然方御玆圖謙而未許也越翌日庚辰  
文武百寮又與耆老夷猶道俗等五萬餘人守闕固請  
曰蓋臣聞聖人則天以王順人以昌今天命陛下以主

人以陛下為母天之丕律元命也人之大猷定姓也陛  
下不應天不順人獨高謙讓之道無所憲法臣等何所  
仰則敬冒昧萬死固請是時日躔昆吾有鳳鳥從南方  
來應端門羣鳥數千蔽之又有赤雀數百從東方來羣  
飛映雲迴翔紫闥或止庭樹有黃雀從之者又有慶雲  
休光半天傾都舉見羣臣咸觀於是眾叱雲萃鸞聲雷  
動慶天應之如響驚象物其猶神或曰大哉非至德孰  
能觀此昔唐虞之瑞遊聽矣今則見也天物來聖人草  
時哉况鳳者陽鳥赤雀火精黃雀從之者土也土則火  
之子子隨母所以纂母姓天意如彼人誠如此陛下曷  
可辭之昔金琴鳳凰錫京黃鳥赤氏朱鷹有吳丹鳥皆



紀之金冊藏之瑞府以有事也陛下若遂辭之是推天  
而絕人將何以訓於是皇霽然曰俞哉此亦天授也乃  
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綱逮大周之統曆革舊唐之遺緒  
在宥天下咸與惟新賜皇帝姓曰武氏命為嗣皇崇乎  
紹天統物其赫胥大庭之上事已乃獻頌曰  
天命神鳳降祚我周彰容有穆其儀孔休惟我有周實  
保天德上帝臨命纂承唐極人曰天古一作有皇女希  
道天立極緬然猷徽恭我皇帝乃先厥微匪天之命鳳  
鳥誰歸回生錫氏羊躄循機豈不順乎天而應乎人帝  
曰俞哉

右神鳳章

翱翔赤鳥朱火之光含神之務祕帝之祥在昔甲子降  
祚于昌今則庚辰翩翩來翔維何作我聖皇堤堤黃鳥  
載飛載揚從火之母應土之王體仁資孝類我嗣皇恭  
膺錫氏稽首龍章天授萬年聖帝煌煌

右赤雀章

崑崙元氣實生慶雲大人作矣五色氤氳昔在帝媯南  
風既薰蕙芳爛漫郁郁紛紛曠矣千祀慶雲來止玉業  
金柯祚我天子非我天子慶雲誰昌非我聖母慶雲誰  
光慶雲應矣周道昌矣久九八千天授皇年

右慶雲章

周道共兮天寶開八方協公兮萬國來天人應兮雷雨



作聲教殷兮宇宙回瞻圖寶兮稱萬歲神皇穆兮崑崙  
臺

右毗頌章

國殤文一首 并序

丁酉歲三月庚辰前將軍尚書王孝傑歿王師於榆關  
峽口吾哀之故有此作

天未悔禍兮熾此山戎言老昏幼兮人罹其窮帝用震  
怒兮言剪其凶出金帛兮耀天鋒掃宇宙之甲馳燕薊  
之衝何士馬之沸渭若雲海之洶洶荆吳少年韓魏勁  
卒戈矛如林白羽若月且欲蹈烏丸之壘刈赤山之旗  
懸青丘之徽封黃龍之屍凶胡猖厥姦險是憑蛇伏泥

滓蟻聞丘陵哀我將之忤勇兮無筭畧以是膺陷天井

之死地屬雲騎以相騰短兵既接長戟亦合星流颺馳

樹離

一作離

山沓智無所施其巧勇不能制其怯頓金鼓

之雄威淪輿尸之敗業天乎哀哉嗚石既書白日頽主

將已死士築哀徒手奮呼誰救哉含憤況怒志未迴發

氣凝兮蒼雲暮虎豹慄兮殤魂懼兮可柰何恨非其死

兮棄山河血流骨積殪荒楚思歸道遠不得語降不戮

兮比不誅歿不賞兮功不圖豈力士之未徇誠師律之

見孤重曰壯士雖死精魂用凶醜爾讎不可縱我間僵

死能厲灾古有結草抗杜回為前失之未遠儻冥讎之

在哉嗚呼魂兮念歸來



禡牙文

萬歲通天二年三月朔日清邊道大摠管建安郡王某  
敢以牲牢告軍牙之神蓋先王作兵以討有罪奸慝竊  
命戎夷不恭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我皇周子育萬  
國寵綏百蠻青雲干呂環八貢文有年矣契丹凶羯敢  
亂天常乃蜂屯丸山豕食寮野宴安鳩毒作為揜搶天  
馭其凶國用至討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軍已集吉  
辰協應旌頭首達羽飾前列夷貊咸威將士聽誓方俟  
天休命為人殄灾惟爾有神尚殲乃醜名太一會雷公  
翼白虎乘青龍星流彗掃永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  
來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允神之功豈非正直克明哉無

繼世離以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崇海文

萬歲通天二年月日清邊軍海運度支大使囊部郎中  
王玄珪敢以牲酒馳獻海王之神神之聽之我國家昭  
神象胥惠養戎貊百蠻率職萬方攸同鮮卑猖狂忘道  
恃亂人棄不保王師用征故有渡遼諸軍橫海之將天  
子命我羸糧景從今旌甲雲屯樓舡露集且欲浮碣石  
凌方壺齧翔裔即幽都而漲海無倪雲濤泗滴胡山遠  
島鴻洞天波惟爾有神肅恭令典導鷁首騎鯨魚呵風  
伯遏天吳使蒼兕不驚皇師允濟攘慝勅言安人定灾  
蒼蒼群生非神何賴無昏汨亂流以作神羞急急如律



令

弔塞上翁文

居近海南四百餘里有古城焉土人云是塞上翁城今  
為戍其基局趾趾蓋數千年也丙戌歲予我征匈奴恭  
聞北叟託國此都子尚于叟日月遊邁及今未思是獲  
心契欣問于叟何德其愚僻居幽漠浩與世殊忘情逸  
馬胡寧而知福謝于隣人何達而不淑丁男既存君子  
知復人以為極也伊懷茲土既板且築局禁天宗墉隍  
雲矗今則荒穢世不疑其故何哉賢叟之德登叟之堂  
天道何遠而茲理茫茫人世自故号丘壠崩荒魂魄何  
獨不歸故鄉叟乎叟乎我心之傷

祭孫府君文

維年月日謹以牲酒之奠致祭故延俊府折衝燕然軍  
孫府君之靈惟君少馳英武早効成功聲雄塞上名重  
關中瞻稜威於敵國存大節於家風既揮金而退老方  
餌藥於仙童何昊天之不弔隨大化以長終白馬故人  
青鳥送往素車永訣黃爐誰賞醕酒盈觴魂兮尚饗

為建安王祭苗君文

維其三月日朔方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以酒饌之  
奠祭故壯武將軍左玉鈐衛中候左三軍營主苗君之  
靈君忠勇兼資戎虜夙濟烏丸作逆赤羽從軍方且任  
君先鋒乃馳後勁刈鮮卑之壘摧蹋頌之師執馘獻俘



歸受國賞何圖大勛未立隨命先凋永懷咨嗟情用無  
慟故命酒奠告尔殤魂君其有靈歆茲薄酌嗚呼尚饗

### 祭黃州府君文

維年月日朔孫女夫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  
于故黃州高府君之靈惟府君含德元亨保和光大才  
堪濟世而運屬承平器元登台而命鍾留落有瑚璉之  
寶無廊廟之資豈圖大位不躋幽靈永昧尊儀替醫三  
十餘年玄殯既開黃腸已古今青烏改卜丹旌來歸窀  
穸即期幽明永訣某等忝承嘉惠奉事門闈興言追慕  
寔增感咽竊惟精意以身黍稷非馨教陳薄酌以獻明  
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 祭韋府君文

維年月日左拾遺陳子昂謹以少牢清酌之奠致祭故  
人臨海常君之靈惟君孝友自天忠義由己有經世之  
畧懷軌物之量甘心苦節風雨不改常欲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濟天下感激遼詠邈然青雲何期良策未從  
大運奄忽嗚呼哀哉昔君夢奠之時值余冥在叢棘獄  
戶咫尺邀若山河話言空存白馬不吊迨天網既開而  
宿草成列言咲無由夢寐不接永言感動何時可忘今  
旌旒言歸關河方遠興言永訣今古長亂鄧攸無子天  
道何知洛陽舊陌拱木猶存京兆新阡孤松已植已矣  
韋生云何及矣大運之往賢聖同塵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

祭宇文夫人文

維年月日朔女夫某謹以清酌嘉蔬之奠奉祭于故高  
氏河南宇文夫人之靈恭聞夫人有清穆之德皓潔之  
行淳懿肅恭內外仰則而遺風素範蕙敷蘭滋用能惠  
心光宇氣氤氲沾崇嚴壺訓芬郁母儀中饋柔嘉娣姒  
有則豈圖慈顏幽翳於今年毫末已拱尊靈廓然今吉  
辰協應幽殯方開容象如在器質已灰改卜禮典宅兆  
方遷山園既列祖載行焉哀子號咷女也蟬媛終天永  
訣泣血流漣某謬承嘉惠預叨姻戚生事早睽送終空  
積竊聞精意以享忝稜非馨敢陳薄酌以獻明靈伏惟

夫人明神尚饗

祭率府孫錄事文

維年月日朔某等謹以云云古人歎息者恨有志不遂  
如吾子良圖方興青雲自致何天道之微昧而仁德之  
攸孤忽中年而顛沛從天運而長徂惟君仁孝自天忠  
義由己誠不謝於昔人實有高於烈士然而人知信而  
必果有不識於中庸君不慙於貞純乃洗心於名理元  
常既沒墨妙不傳君之逸翰曠代同侶豈圖此妙未極  
中道而息懷衆寶而未據永幽泉而掩色嗚呼哀哉平  
生知己疇昔周旋我之數子君之百年相視而笑宛然  
昨日交辭而悲今焉已矣人代如此天道固然所恨君



者枉天當年嗣子孤藐貧屢聯翩無父何恃無母惻焉  
嗚呼孫子山濤尚在嵇紹不孤君其知我無恨泉途嗚  
呼哀哉尚饗

春臺引寒食集畢

感傷春兮生碧草之油油懷宇宙以湯湯遂登高臺  
而寫憂遲羨人兮不見忍青歲之還適從畢公以酣飲  
寄林塘而一留採芳蓀於北渚憶桂樹於南州何雲木  
之英麗而池館之崇幽星臺秀士月旦諸子嘉青鳥之  
辰迎火龍之始挾寶書與瑤瑟芳蕙華而蘭靡乃掩白  
蘋藉綠芷酒既醉樂未已擊青鍾歌綠水怨青春之萎  
絕贈瑤華之倚碗願一見而導意結衆芳之綢繆曷余

之情蕩漾獨青雲以增愁恨三山之飛鶴憶海上之白  
鷗重曰羣仙去兮青春頽歲華歎兮黃鳥哀富貴榮樂  
幾時兮朱宮翠堂生青苔白雲兮歸來

綵樹歌

嘉錦筵之珍樹兮錯衆綵之氤氳狀瑤臺之微月點巫  
山之朝雲青春兮不可違况蕙色之增芬結芳意而誰  
賞怨絕世之無聞紅榮碧艷坐看歇素華流年不君  
故吾思崑崙之琪樹馭桃李之繽紛

山水粉圖

仙圖之白雲兮若巫山之高丘紛羣翠之鴻溶又似蓬  
瀛海水之周流信夫人之好道愛雲山以幽求



復讎議狀

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干讎敵  
人子之議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  
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脩禮理內飭法防外使夫守  
法者不以禮廢刑履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能暴亂不  
作庶恥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州下邳人  
徐元慶先時父為縣吏趙師蘊所殺君鬻身庸保為父  
報讎手刃師蘊束身歸罪雖古烈者亦何以多誠足以  
激清名教旁感忍辱義士之靡者也然按之國章殺人  
者死則國家畫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又按  
禮經父讎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苛元慶

不宜誅然法間背刑之所生本以遏亂仁之所利蓋以  
崇德今元慶報父之仇意非亂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  
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元慶之可顯  
宥於此矣然則邪由正生理必亂作昔禮防至密其弊  
不勝先王所以明刑本寔由此今儻義元慶之節廢國  
之刑將為後國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廢也何者  
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聖人作始必  
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  
義其政不行且夫以私義而害公法仁者不為以公法  
而徇私節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  
以其能忘生而及於德也今若釋元慶之罪以利其生



是奪其德而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真之以刑然後旌其閔慕嘉其微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謹議

為建安誓衆詞

夫聖人用兵以討有罪奸慝竊命戎夷不恭則必肆請帝朝大戮原野我皇周子育萬國寵綏可變避荒戎狄莫不率職聚非欲勞人蓋運不可繼亂不可長所以屈已推轂垂涕泣辜誠怒蒼生顛隳塗炭今契丹凶羯敢亂天常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玉帛皮弊奔而不定名器正朔僭而有謀乃將詔神虐人暴殄天物故

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師已集方將問罪公等諸將及士卒已上須各嚴職事肅恭天命契丹凶賊本為中國奴隸昏狂不道勞我師徒今與公等及士卒以勤干戈冒犯霜露夫四郊多壘士大夫之恥最蕭亮狡一鈕可屠况皇帝義兵剋期誅剪此猶太山墜卵鴻毛在爐今日之伐須如雷霆之震虎豹之擊舉旗斬馘掃蕩除凶上以億萬尊之憤下以億萬人之忠鼓以作氣旗以應機公等各宜戮力務當其任若敢奮不顧命陷堅摧鋒金紫玉帛國有重賞若進退留顧向背失機斧鉞嚴誅軍有大戮各宜勉勵無犯典刑



晉者漢朝卿士俱懷饒於東都晉國名賢傾城祖於西  
郊雖時稱盛觀而人非帝族東平紫微吳曹朱邨天人  
蘊岐嶷之瓌姿得山河之寶氣劉君愛士常致禮於幽  
人曹植論文每交歡於數子屬鑿與拜日來朝太室之  
前玉檢停刊言返章華之路羣公以眷深王粲思邀祖  
道之歡下走以遇重荀慈謬奉芳筵之醴于時青陽二  
月黃鳥羣飛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江山  
萬里眇然荆楚之塗城邑三春去矣伊瀍之地既而朱  
軒不駐祿孟行遙琴罇之清譙已疲珠玉之芳言未贈  
請各陳志以序離襟

梁王池亭宴序

子昂少游白屋未應朱門聞王孫之游空懷春草見公  
子之興每隔青霄戈陽公座辟青軒飾開朱邸金筵玉  
瑟相邀比里之歡明月琴樽即對西園之賞鄙人幽介  
酒醴知慚王子愛才文章見許白日已馳歡娛難恃平  
生之樂其在茲乎

薛大夫山亭宴序

夫貧賤之交而不可忘珠玉滿堂而不足貴閑門無事  
對黃卷以終年高論不疲逢故人而永夜薛大夫其人  
也下官昔承顏色早蒙車騎之知晚接恩光不異平津  
之舊蔡邕書史許以相資張載文章見稱於代爾其華  
堂別業秀木清泉去朝廷而不遙與江湖而自遠名流



不雜既入芙蓉之池君子有隣還得芝蘭之室披翠微  
而列坐左對青山俯臨石而開襟右澄流水斟綠酒弄  
清絃索皓日而按歌追涼風而解帶談高移逸體靜心  
閑神眇眇而臨雲思飄飄而遇物林軒寂寞星漢縱橫  
思欲垂汗漫而羣遊與真精而合契歡窮興洽樂往悲  
來悵鷲鶴之不存哀鷄鳩之以沒徘徊永歎慷慨長懷  
東方明而華昴升北閣曙而天雲靜悲夫向之所得已  
失於無何今之所遊傷羈於有物詩言志也可得聞乎

送中嶽二三真人序

時隴集乙未十月十日

大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  
不可得而聞時事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

昔人嵩山有二仙人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王帝遺迹  
金壇鳳簫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歎  
息常謂烟駕不逢羽人長往去嵩世走青雲登玉女之  
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大和蚺裳眇然冥壑獨  
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揚仙翁玄默洞天賈上士  
幽棲牝谷玉笙吟鳳瑤衣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  
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寔欲執青節從白蜺醴飲  
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甘焉豈知瓊  
都命淺金格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峯而失路塵壒  
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醴羽青芝而延行迹  
會何期結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烟去黃庭極仰窅



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吐  
吐誰嗟玄運感衰之感始知揚朱岐路墨翟素絲尚平  
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  
心吾今得之也

送著作佐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序

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將帥訓申兵將以外威荒  
戎內輯中夏時義遠矣自我大君受命百蠻蟻伏匈奴  
含蒲桃之宮越裳重翡翠之貢虎符不發象背攸同寔  
欲高議靈臺偃伯天下而林胡遺孽蓬亂邊氓駭蚊蚋  
之師忽雷震之伐乃竊海裔弄燕陸皇帝哀北鄙之人  
罹其辛螫以東征之義降彼偏裨猶恐威令未享事塞

仍稜乃謀元師命佐軍得朱邸之天人乃黃閣之元老  
廟堂授鉞鑿門申命建梁國之旌旗冷漢庭之蕭鼓東  
向而拜北道長駟蜺旌羽騎之殷戈翻落日突鬚蒙輪  
之勇劍決浮雲方且獵火九都窮路頓存肅慎吊姑餘  
彷徨赤山巡御日域以昭我王師恭天討也歲七月軍  
出國門天晶無雲朔風清海時北鄙郎中唐奉一考功  
員外郎李迥李著作佐郎崔融並參帷幕之賓掌書記  
之任燕南張別洛北思懽頓旌節而少留傾朝廷而出  
餞永昌丞房思玄衣冠之秀乃張蕙圓席蘭堂環曲榭  
羅羽觴寫中京之望綴候亭之賞尔乃投壺習射博奕  
觀兵鏗金鏡夏瑤琴歌易水之慷慨奏關山以徘徊顏



陽半林微陰出塵思長風以破浪怒白日之蹉跎酒中  
樂酣拔劍起舞則已氣橫遠矚志掃穢戎抗手何言賦  
詩以贈

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嗟夫德則有隣才不必貴昔有耕于巖石而名動京師  
詞感帝王乃位昇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不齊  
奇偶有數當用賢之世賈誼竄於長沙居好文之朝崔  
駟放於遼海況大聖提象羣臣守規杜司戶炳靈翰林  
研幾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  
得劇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察三十餘  
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和羣公

愛彌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相譚之非謫居外郡蒼  
龍聞茂扁舟入吳告別千秋之亭迴棹五湖之曲朝廷  
相送駐旌蓋於城隅之子孤游綠風帆於天際白雲自  
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空隔丹霄巴山一望魂斷涿水  
於是邀白日藉青蘋追瀟湘之游寄洞庭之樂吳歛楚  
舞右琴左壺將以緩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  
琴起舞枕首高歌哀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  
携幽蘭結芳桂飲石泉以節味詠商山以卒歲返耕餌  
木吾將老焉羣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具題晉

里  
含絕  
類選作

冬夜宴臨卽李錄事宅序



下官遊京國久矣接軒裳衆矣池臺鐘鼓雖有會於終  
朝琴酒管絃未窮歡於永夕豈非殊我親愛異我風謠  
而使臨堂有懷聞樂增歎者也何功曹舊州耆老遠尚  
於沉宣李錄事吾土賢豪義多於遊俠高軒置酒甲第  
迎賓絲竹紛於綺窓琅玕盛於雕俎樓臺若盡臨故國  
之城也軒蓋如雲總名都之車馬於是而興自此而遊  
安得不故意留歡遺老忘死金壺漏晚銀燭花微北林  
之烟月無光南浦之星河向曙赤車使者下官雖謝於  
七人錦里名家羣公豈慙於昔彥我之懷矣實在於斯  
同賦一言俱為四韻

忠州江亭喜重遇吳叅見牛司蒼序

日月部分春秋代謝昔歲履單闕適言別於茲都今龍  
集昭陽復相逢於此地山川未改容貌俱非叙名官而  
猶差問鄉關而不樂雲天遂解琴酒還開新交舊識  
俱歡林壑共烟霞對賞江亭迴瞰羅新樹於階基山榭  
遙臨列羣峯於戶牖爾其丹藤綠篠俯映長筵翠渚洪  
瀾交流合座神融興洽望真情高覺清溪之仙洞不遠  
見蒼海之神山乍出既而行舟有限嗟此會之難留別  
日無期歎分歧之易遠徘徊北渚惆悵南津江陵之道  
路方賒巴徼之雲山漸異嗟手離言可贈所願保於千  
金別曲何誼各請陳于五字

暉上人房餞齊少府使入京序



永淳二年四月孟夏東海齊子宦于此州雖黃綬位輕  
而青雲器重故能委邦君而坐嘯屈刺史而知名屬手  
鑿駕巡方諸侯納貢將欲對揚天子命我行人執玉帛  
而當朝擁駢駟而戒道指途河渭發引岷嶓粵以丙丁  
之日次于暉公別舍蓋言離也爾其巖泉列坐竹樹交  
筵吐青藹於軒窗栖白雲於左右參差池榭亂山水之  
清陰繚繞階庭雜峯崖之異勢入禪林而避暑蕭風景  
於中林一作庭開水殿而追涼徹氛埃於戶外瑤琴合奏  
翠管時行譚窈窕於天人極留連於剡刻既而歡樂極  
良辰征攀白日而不迴唱浮雲而告別山光黯黯凝綠  
樹之將曠嵐氣沉沉結蒼雲而遂晚雖同交未阻風月

可留岐路方乖關山成恨嗟乎朝廷子入期富貴于崇  
朝林嶺吾棲學神仙而未異半日青霞路絕朱紗途遙言  
此會之何時願相逢而誰伐永懷千古豈知人者之交  
凡我三人盡崇不朽之迹斯文未喪題之此山同疏六  
韻云爾

春晦錢陶七於江南序

蜀江分袂巴山望別南津坐恨歎仙帆之方遙北渚長  
懷見離亭之欲晚白雲去矣黃鶴何之楊柳青而三春  
暮我之懷矣能無贈乎同賦一言俱題四韻

夏日暉上人房別李參軍序

考察天人旁羅變動東西南北賢聖不能定其居寒暑



晦明陰陽不能革其教莫不雲離雨散奔馳於宇宙之  
間宋遠燕遙泣別於關山之際自古來矣李參軍白雲  
吳胄紫氣仙人愛江海而高尋頓風塵而未息來從許  
下月旦出於龍泉言入蜀中星文見於牛斗野亭相遇  
逆旅承歡謝鯤之山水暫開樂廣之雲天自樂思道林  
而不見悵若有亡詣祇樹而從遊衆然舊款高僧展袂  
大士臨筵披路之天書坐琉璃之寶地簾帷後闥拂  
鸚鵡之香林欄檻前開照芙蓉一綠水討論儒墨探覽  
真玄覺周孔之猶述知老莊之未悟遂欲高攀寶坐伏  
奏金仙開不二之法門觀大千之世界觀娛悅晚離別  
行催紅霞生而白日歸青氣凝而碧山暮驪歌斷引抗

手將辭江漢浩浩而長流天地居然而不動嗟乎色  
何色悲樂忽而回生誰去誰來離會紛而妄作俗之迷  
也不亦煩乎各述所懷不拘章韻

秋日過荆府崔兵曹使讌序

若夫尊卑位隔榮賤途分使卿士大夫倚軒裳而傲物  
山栖木食負林壑而驕人未有能屈富貴於沉冥雜薛  
蘿於簪笏天人坐契相從雲霧之遊風雨不礙高繼琴  
罇之賞崔兵曹紫庭公胄青雲貴人以鍾鼎不足以致  
奇才烟霞可以交名士皇華昭國懷鳳紵而高尋白桂  
追遊邀兔置而下顧大笑我生年未識一見而交道遂  
存此日披懷千載之風期坐合支道林之雅論妙理沉



微崔子王之雄才斯文未喪屬乎金龍掌氣石鴈驚秋  
天泐窳而烟日無光野寂寞而山川變色芸其黃矣悲  
白露於蒼葭木葉落兮慘紅霜於綠樹爾其高興洽芳  
酒闌頷義和而不留顧華堂而欲晚長歌何託思傳稽  
古之文爰命小人率記當時之事人探一字六韻成篇

喜遇翼侍御崔司議二使序

命獨坐一隅孤憤五蠹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歲時  
仲春幽卧未起忽聞二星入井四牡臨亭邀使者之車  
乃故人之駕隱机一笑把臂入林既聞朝廷之樂復此  
琴鐻之事山林幽疾鍾鼎俯遊語默譚詠今復一得况  
北堂夜永西軒月微巴山有望別之嗟洛陽無寄載之

客江關離會三千餘里名位寵辱一百年中歡娛如何  
日月其邁不為目前之賞以增別後之思蟋蟀笑人夫  
之何歎

別翼侍御崔司議序

朝廷歡娛山林幽悔思魏闕魂已九飛飲岷江情復三  
樂進不忘匡救於國退不慙無悶在林翼侍御崔司議  
至公至平許我以語默于是矣夫達則以公濟天下窮  
則以大道理身嗟乎子昂豈敢負古人執蜀國酒醴無  
以娛客至於挾清瑟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極目可以  
散孤憤可以遊太清一世之逸人寄千里之道友吾故  
不謝於崔翼二公矣所恨酒未醉琴方清王事靡盬驛



騎遙遠不盡平原十日之飲又謝叔度累日之歡雲山  
悠悠歎不及也載想房陸畢子為軒冕之人不知蜀山  
有雲巴水可興睽闕良會我心惄然請以此酣寄謝諸  
子為巴山別引也陳子昂醉詞曰有道君臣國無悶余  
在林白雲岷峨上歲晚來相尋

洪崖子鸞鳥詩序

鸞鳥篇者晉人洪崖子之所作也洪崖子道我玄魁貴  
其默行矯迹汾水習隱洛陽乘白驢衣羽褐遊朝市之  
際雜縉紳之間時人或將龍青牛師薊子訓之陳迹也  
嘗以翠鸞時棲明主之瑞君子獨立矯世之方於是和  
墨澹情洒翰緜意寄孤興於露月沉浮標於山海乃集

瑤圃洗玉池翩翩然又以自得也時尚輦奉御梁國喬  
侃聞其風而悅之乃刻羽翦高飛毫揆牘扣歸昌之律  
協朝陽之音率諸君子屬而和之者十有五余始末知  
夫洪崖也喬子慕義命余叙之凡若干首

登薊城西上樓送崔著作入都序

僕嘗倦遊傷別久矣况登樓遠國銜酒故人憤胡孽之  
侵邊從王師之出塞元戎披甲方刈鮮卑之壘天子賜  
書且有相君之召而崔侯佩劍即謁承明羣公負戎方  
絕大漠燕山北望遼海東浮雲臺與碣館天殊亭障共  
衣冠地隔撫劍何道長謠增歎以負許國我則當仁論  
道匡君子思報主國一作仲冬寒苦幽朔初平蒼茫天



之氣冥滅戎雲之色白羽一掃可掃九都赤墀九重佇  
觀馘凱  
遂君之恩共有策勛飲至方同  
廊廟之歡偃武橐弓借爾文儒之首薊丘故事可以贈  
言同賦登薊樓送崔子云爾

送翹郎將使默啜序

蓋北夷不羈之日久矣天子再玄默穆皇風而狼居草  
心蟻伏請職歲一月上將恤戎乃以金章假翹公為司  
賓卿載馳錦車諭意雲幕且欲頓單于之膝受呼韓之  
朝不踰青春復命紫關其忠臣烈天之節感激壯士矣  
朝廷以赴此絕國追送近郊登熊山望燕塞黃雲千里  
亭臯悠然僉曰賦詩絕句以贈

嘉一作嘉馬參軍相遇醉歌序

吾無用以笑進不能以義補國退不能以道隱身天子  
哀矜居於侍省且欲以芝桂為伍麋鹿同曹軒裳鍾鼎  
如夢中也南榮暴背北林設置有客扣門云吾道存孺  
子孺子黃中通理時玄冬遇夜微月在天白雲半山志  
逸海上酒既醉琴方清陶然玄暢浩爾大素則欲狎青  
鳥寄舟仙矣日月云邁蟋蟀謂何夫詩可以比興也不  
言曷著時醉書散灑乃昏見清廟臺令知此有蜀雲氣  
也畢火拾遺陸六侍御崔議司崔兵曹鮮于晉崔函子  
懷一道人當知吾此評是寔錄也若東萊王仲烈見之  
必以為真醉歌曰獨幽默以三月子深林潛居時歲忽



兮孤憤遐吟誰知我心孺子孺子其可與理分

偶遇巴西姜主簿序

予疲爾永久未嘗解顏正欲登高山望遠壑揮斥幽痲以劇太清姜主簿倏自綿中至于林下乃飾琴酒之事雜文章之娛將蠲我憂頽靡取樂去浩浩之白不可獨也青春之詩又誰外也逢太平之化寄當年之歡同人

在焉而我何歎南國橘抽陽月初榮北梁山水良辰復

別揮手何贈詩以永言云爾

陳伯玉文集卷第七終

陳伯玉文集卷第八

新都楊春重編

射洪楊澄校正

雜著

荅制問事八條

臣今月十九日蒙恩勅召見令臣論當今政要行何道可以適時不須遠引上古具狀進者微臣智識淺短寔昧政源然嘗洗心精意靜觀人理竊見國之政要興廢在人能知人機順而施化趨時適變靜而勿動政要之賢可得而行今陛下以應天命而受寶圖建立明堂施布大化勤恤人隱存問高年報功樹德順時興務至公



至仁垂訓天下可謂典章大備制度弘遠五帝三王所不及也愚臣何敢有知政要然天恩降問貴採芻蕘謹竭愚直悉心以奏凡用賢之道未廣仰成之化尚勞然則取士之方任賢之事故陛下素所深知應亦僣譚亦僣聽不待臣更一二煩說也

請措刑科

臣聞言有順君意而害天下者有逆君意而利天下者唯忠臣能逆意惟聖君能從利恩勅不以臣愚微降問當今政要臣伏惟當今之政大理已備矣但刑獄尚急法網未寬恐非當今聖政之要者臣觀聖人用刑貴遠時變有用捨不專任之且聖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之

賊叛逆之憂而為驅除以顯聖德聖人誅凶殄逆濟寧亂必資刑殺以清天下故所以務用刑也凶亂既滅聖道既昌則必順人施化赦過宥罪所以致措刑也然則聖人用刑本以禁亂亂靜刑息不為昇平所設何者太平之人悅樂于德不悅樂于刑以刑窮于人入必慄怛故聖人貴措刑不貴煩刑今神皇應運授圖臨御天下逆臣賊子頓伏嚴誅所以勉貞羣黨同惡就戮此蓋天意將顯神皇威靈宣此函後所能自亂今料首已滅用黨已屠聖政惟昌天下咸服神皇又降文召鴻恩滌蕩羣罪天下昭慶企望日新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寔聖政之至要者也臣伏見近來詔獄推窮稍復滋長追捕



支黨頗及遠方天下士庶未敢安止臣伏惟神皇聖意  
務在措刑安恤天下不務察法以損昇平然今刑獄未  
息者應是獄吏未識天意所以至于此也伏願神皇垂  
愷悌之德務仁壽之恩勅法慎罰以省刑典臣伏見當  
今天下士庶思願安寧途謠巷歌皆稱萬歲此其懷樂  
聖化願保永年欲與子孫同此仁壽今神皇不以此時  
崇德務仁使刑措不用乃任有司明察專務威刑臣竊  
恐非神皇措刑之道且臣聞務一人則千人恐濫一罪  
則百夫愁人情大端畏懼於此今天下至廣萬國至繁  
神皇雖妙察獄固不可門告戶說令一一知者若使有  
一不知以神皇好任刑法則非太平安人之務當今聖

政之要者也此是臣赤心盡誠敢言其實冒死犯奏所  
冀天鑒務求措刑察臣所言非敢苟順

重任刑科

臣伏惟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理此故  
神皇深知倦問不假臣一二煩說今臣所更重說者寔  
以天下之政非賢不理天下之業非賢不成固願神皇  
務在任賢誠得衆賢而任之則天下之務自化理也則  
賢人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夫任而不信其才  
無由展信而不終其業無由成終而不賞其功無由別  
則天下之賢雲集矣何以知其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  
者也若神皇徒務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



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可用矣神皇  
降問小臣當於政理之要者臣竊以此為政要之至極  
何以言之神皇大業已成天下已平尊名已顯大禮已  
備所未足者在於忠賢若得忠賢相與而守之太平之  
功可以於此而就斯寔天地神靈贊助神皇而致此時  
也當此時不成千歲之業立萬代之規小臣誠愚竊為  
神皇所惜

明必得賢科

臣伏惟刑措之道政在任賢議者皆云賢不可知人不  
可識臣獨以為賢固可易知人固可易識但是議者不  
精思之耳夫尚德行者必惡凶險之類務公正者必無

邪佞之朋祿廉節者必憎貪冒之黨有信義者必疾苟  
且之徒智者不為愚者謀勇者不為怯者死猶鳥驢不  
接翼薰蕕不同氣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  
可改易何者以德事凶兩不相入以正接佞兩不相利  
以信質偽兩不相從以廉說貪兩不相和智者尚謀愚  
者不聽勇者徇死怯者貪生皆事業不同趨向各異反  
賢人之道固可預知誠能尚賢賢可至矣然則賢人之  
業須賢人達之賢人之才須賢人用之公正廉節信義  
勇謀皆待其人然可獲展苟非其類道不盡行凡賢人  
君子未嘗不思效用但無其類獲進所以堙沒於時今  
神皇誠能信任賢良旌納忠正知左右之臣灼然有賢



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以榮寵之使其以類相舉責成其  
政合度者進失度者貶神皇但無拱明堂保神和志天  
下之事臣必見日就無為不言而治也今神皇憂恤萬  
機日不暇給昧旦不顯中夜以思誠是羣臣未稱聖任  
伏願神皇審察賢能垂恩信任大忠賢事君必諫君夫  
奸佞事主必順主情直道曲事惟聖鑒所察

賢不可疑科

臣伏惟神皇聖明具知得賢須任既任須信既信須終  
既終須賞悉備知也然今未多信任者應以經信任無  
効所以致疑如裴炎劉禕之蹇本轉味道周思茂固蒙  
神皇信任之矣然竟背德辜恩神皇以此有疑於信任

賢也以臣愚誠則謂不然何者聖必藉賢以明國必待  
賢以昌人必待賢以理物必待賢以寧若神皇疑於任  
賢欲以聖謀自斷臣恐勤勞聖躬而天下不可獨理况  
聖躬不可勞弊神心不可細用此最須任賢者也臣聞  
鄙人云有人以食噎而得病者欲絕食以去病乃不知  
食絕而身斃此言近小可以喻遠臣竊謂賢人於國亦  
猶食之在人固不為一噎而絕喉粮亦不可以謬賢而  
遠正士此寔神皇聖鑒可明知也不待愚臣一二言之  
伏願任賢無疑求士不倦以此為務天下誠不足理也  
若外有信賢之名而內寔有疑賢之心臣竊謂神皇雖  
日得百賢終是無益適足以損賢傷政也伏惟熟察可



信者信之

招諫科

臣伏惟聖人制天下貴能至公能至公者當務直道臣  
伏見神皇至公應物直道容賢然朝廷尚未見敢諫之  
臣骨鯁之士天下直道未得公行臣聞聖人大德在能  
聽諫古典所說蓋不足陳臣伏見太宗文武聖皇德冠  
三王名高五帝寔由自此始微愚直獲盡忠誠國史書  
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啟從諫之道開貞觀已來此實  
為美今神皇坐明堂布大政神功聖業能事備矣夫骨  
鯁之士能美聖功伏惟神皇廣延直臣旌賞諫士使大  
聖之德引納日新書之金板萬代有述非神皇卓犖仁

聖臣不可獻此言也

勸賞科

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勵勇當今或  
有勤勞之臣死難之卒策功委命頒賞未蒙優異臣代  
惟人臣徇節在爵與名死節勤公名爵不及偷榮尸祿  
寵秩或加故不可以進賢顯能旌功勵行伏願神皇廣  
求此色本傳作表勸勵百寮以及將士此最當今聖政  
之所宜先也古人云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蓋言其功  
當也夫賞而下知賢者不務也伏願神皇陛下持垂省  
察

請息兵科



臣伏以當今國家事最夫者在兵甲歲興賦役不省神  
皇欲安人思化理不可得何者兵之所聚必有所資千  
里運糧萬里應敵十萬兵在境則百萬家不得安業  
以此徭役人何取安臣伏見國家自有事止狄於今十  
有餘年兵甲歲興竟不聞其利豈中國無制勝之策朝  
廷無奇畫之臣哉臣竊謂不然未計之廟筭爾臣伏  
惟神皇聖武天威若神突厥小醜何足誅滅然今未滅  
者臣恐庸將無智未審廟筭之機故使兵甲日多徭役  
日廣今國家又命將出師臣願神皇審圖廟筭重其損  
益計其利害若事必不可請兵不盡行兵不盡行賦役  
自省以此安人得賢可理若失之於此而救之於彼臣  
恐人日以疲勞不得安息伏願熟察臣言審圖廟筭則  
戎狄不庭中國可永寧

安宗子科

臣伏惟陛下以至仁為政以至公應物天下士庶莫不  
咸知虺貞等干紀亂常自取屠滅陛下准其構逆者  
更無他坐宗室子弟獲以安寧自非陛下思念慈仁敦  
睦九族豈得宗室蒙此寧慶是大聖之德崇重宗枝然  
臣更願陛下務安慰之惠以恩信使其顯然明知陛下  
慈念之至上感聖德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  
必疑憲疑憲則必不安不安則必危懼危懼積則憊過  
生伏願陛下明恩賜垂愷悌之德使天下居無過之地



萬姓知陛下必信任賢是天下有慶然賢人之業皆務  
直道於姦邪不利姦邪不利必有諍譖此賢人之灾厄  
如是也一人之行十人謗之未有不遭禍患者自古忠  
良賢達罹此患者不可勝言

臣子昂言臣本草茅微陋才無可取陛下乃越次假以  
恩光將同近臣延問政要臣寔愚昧何堪此寵頌首死  
罪然臣之誠真實自愚衷與君子言猶且不安况天子  
之問敢不悉蟻蟻之誠身實罄盡然臣所奏前件狀者  
固是陛下所悉見知然臣復重言者貴以微誠披露肝  
膽不知忌諱實戰實惶

上蜀川安危事三條

臣伏見四月三十日勅慶同昌軍蜀川百姓每見免五  
十萬丁運糧實大蘇息然松茂等州諸羗首領二十年  
來利得此軍財帛糧餉以富已潤屋舍一旦停慶失其  
大利必是勾引生羗詐作警固以恐動茂翼等州復使  
國家徵兵鎮守若松茂等州無好都督則此詐必行且  
夕警固必有發者一發已後警動蜀州朝廷不知徵兵  
赴救兵至賊散靡弊更甚伏乞選擇茂州都督嚴加斥  
堠乃命御史一人專在按察若有詐妄即錄奏稱加法  
以懲其姦庶可以長安帖不然受其弊

蜀中運糧既停百姓更無重役至於租庸合富府庫今  
諸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材之中



不屬州縣之豪大族阿隱相容徵歛驅役皆入國用其中遊手惰業亡命之徒結為光火大賊依憑林險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則鳥散山谷如州縣怠慢則劫殺公行比來訪聞有人說逃在其中者攻城劫縣徒衆日多誠可特降嚴加勅令州縣長官與使人設法大括此戶則劫賊徒黨自然除殄其三萬戶租賦即可富國若縱而不括以養賊徒蜀州大弊必是未息天恩以此請乞作條例括法

蜀中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實緣官人貪暴不奉國法典吏遊客曰此侵漁剽奪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業曰即逃亡凶險之徒聚為劫賊今國家若不清官人雖殺獲賊終無益天恩前使右丞宋奐按察蜀州者乞早發遣除屏貪殘則公私俱寧國用可富若官人未清劫賊之徒必是未息以前劍南蠹弊如斯即日聖恩停軍息後若官人清正劫賊剪除百姓安寧實堪富國惟乞早降使按察謹狀聖曆元年五月十四日通直郎行右拾遺陳子昂狀

上蜀平軍事三條

臣伏見劍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百姓困弊臣不自恤竊為國家惜之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



外此誠蜀國之珍府今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徭役弊  
之使百姓貧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臣伏惟  
松潘諸軍自屯鎮已來於今相繼百十餘年竟未聞盜  
賊大侵而有尺寸之效今國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  
知其故伏惟念惜臣聞上有聖君下得直言賤臣敢越  
次冒昧以奏臣在蜀時見相傳云聞松潘等州屯軍數  
不逾萬計糧給餉年則不過七萬餘頃可盈足邊郡主  
將不審支度乃每歲向後十六萬夫夫擔糧輸送一斛  
之米價錢四百使百姓若弱未得其所以比年以來多以  
逃亡臣伏以吐蕃陛下未忍即滅松潘屯兵未可廢散  
若唯此賦歛每年以十六萬夫運糧臣恐更三年吐蕃

未殄滅劍南百姓不堪此役愚臣恐非聖母神皇制敵  
安人富國疆兵之神筭者也愚臣竊見蜀中耆老平議  
劍南諸州比來以夫運糧者且一切並停請為九等稅  
錢以市騾馬差州縣富戶各為駝主稅錢者以充腳價  
各次第四番運輦不用一年夫運之費可得數年軍食  
盈足比於常運減省二十餘倍蜀川百姓永得休息通  
軌軍人保安邊鎮京臺府庫河西軍馬得利供輸其資  
臣伏審計便宜體大非一二狀俱盡陛下若以此奏非  
虛或可採者請勅臣付所司對議得失然後具條目一  
一奏聞若臣苟為謬妄無益國家請罪死不赦



臣聞古者富國彊兵未嘗不用山澤之利臣伏見西戎未滅兵鎮用廣內少資儲外勒轉餉山澤之利伏而未通臣愚不識大體伏見劔南諸山多有銅鑛採之鑄錢可以富國今諸山皆閉官無採銅軍國費用惟歛下人乃使公府虛竭私室貧弊而天地珍藏委廢不能以臣所見請依舊式盡令劔南諸州准前採銅於益府鑄錢其松潘諸軍所須用度皆取以資給用有餘者然後使緣江諸州遞運散納荆衡沔鄂諸州每歲便以和糶令漕運委神都大倉此皆順流乘便無所勞擾外得以事西山諸軍內得以實中都倉廩蜀之百姓免於賦歛軍國大利公私所切要者非神皇大聖誰能用之管仲云

聖人用無窮之府蓋言此也

臣某言臣伏見神皇陛下恭己受圖遐想至理將欲制御戎狄永安黎元不欲煩擾蒸人故為無益賤臣朝不坐宴不預軍國大事非臣合言伏見松潘軍糧費過甚太平百姓未得安居臣參班一命庶幾仁類不敢自見避諱忍之不言所以不懼自誅區區上奏冒越非次伏待顯戮惶悚死罪死罪

上軍國機要事八條

臣竊聞宗懷昌等軍失律者乃被逆賊詐造官軍文牒誣名懷昌昌等顯愚無俗陷沒今諸軍敗失東蕃固知然恐安東阻隔未審此詐國家若無私契與安東往來



臣恐凶賊多端詐僞復設萬一被其矯命更失其圖乃是資長賊權沒陷府城此固宜天恩已應先有處分然臣愚見不敢不言又賊初勝不即西侵者深恐圖畧安東以自全計若安東被圍畧則遼東以來非國所制伏乞天恩早為圖之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則眾懼急則人搖人搖則賊得其契故昔者聖人守靜以制亂持重以伏姦大義常存人無疑懼臣伏見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者是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未刑獄以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非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况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義且

陛下富有四海一戰未勝遂即免罪募奴若更有他責復何徵發臣恐此不可威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姦不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州數日即退或云此賊通使墨噉恐瓜沙止遏故以此兵送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未勅敵在此兩蕃至於契丹小醜未足以比類今國家為契丹大發河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而緣塞空盡靈夏獨立今水生河合草秋馬肥秦中北極隴右亦關東隣黨凶羯姦謀規知此隙驅其醜類大盜秦關隴右馬羣是國所實防備遠策良宜預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伏願詳審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



所養理家必弊在國必危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  
不畜無益之子今朝廷三品五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  
府庫空耗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恩養聖朝甚矣厚矣及  
邊有小賊則云無人馳使又勞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  
無寵祿臨難又不肯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總無用之  
臣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士今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  
令忠賢効力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東  
張立遇等喪律寔由內外不同心宰相或賣國樹恩近  
臣或附勢私謁祿重者以拱默為智任權者以傾巧為  
賢群居雷同以徇私為能媚妻保子以奉國為愚陛下  
又寬刑漏網一作網不循名實遂令綱紀日廢奸宄滋多

今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寬兵期山南淮南去幽州四千  
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四十日方到即今  
水雨如此又徵符到彼未久當日便發猶不及期况未  
便發且日行不可百里若違限者死國有常刑到不及  
期懼罪逃散為賊比更生一患縱倍程逾期亦恐不及  
若違不誅則軍不可統若違必誅則全衆皆怨况兵疲  
不堪用吳廣陳勝為盜由此切急切急即日江南淮南  
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便勒  
往幽州納充軍糧其舡夫多是容戶游手墮業無賴雜  
色人發家來時唯作入都資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  
幽州去比二千餘里還又二千餘里方寒冰凍一無資



糧國家更無優恤但切勒赴限比聞丁夫皆甚愁嘆又諸州行綱承前多尙向一作至郡糴納今儻有此類向滄瀛糴納則山東米必二百已上百姓必搔動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了人檢點勾當知粗米見在雲寔又未宣恩旨慰勞兵夫惟切勒赴限儻在道逃亡此糧有萬一非意損失則東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為賊所圖切急切急揚玄感以此為亂寔軍國大命山東百姓國家比以供軍矜不黠募近聞東軍失利山東人驕慢乃謂國家怕其粗豪不敢徵發今街談巷議多有苟且之心為國朕頗搖風俗國家大政須人無二心若縱懷二奸亂必漸臣伏思即日山東愚人有亡命不事產

業者有遊俠飛盜者有奸豪強宗者有交通州縣造罪過者知此等色皆是奸雄國家又不以法制後之臣恐無賴子弟暴橫日廣上不為國法所制下不為州縣所霸又不從軍又不守業坐觀成敗養其奸心在於國家甚非長計以臣愚見望降墨勅使臣與州縣相知子細採訪有粗豪游俠亡命奸盜失業淳浪富族彊宗者並稍優與賜物悉募從軍仍宣恩旨慰勞以禮發遣若如此則山東淳人安於太山一者以惜奸豪異心二者得精兵討賊不須免奴稽胡等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弟自不敢為過昔漢祖征東山使蕭何鎮關中漢軍數敗蕭何每發關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亂之患漢軍



有疆雄之勢蓋以此道是也夫亂群敗衆者惟在奸雄  
奸雄既羈亂弊自息伏乞聖慈早圖之詩云無縱詭隨  
武遏寇害紫袍緋袍綠袍金帶牙笏告身金銀器物等  
即日軍衆已集入賊有期臣欲募死士三萬人長驅賊  
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勇使貪伏望  
天恩賜給前件袍帶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勸勵士衆  
未敢妄用比來將軍不明賞罰所以兵不齊心今聚十  
五萬衆戈甲糧餉日費萬金不早克定恐所費弥廣山  
東百姓貧弊不可再後特乞天恩允臣所請

上軍國利害事三條

出使

臣伏見陛下憂勞天下百姓恐不得而又發明詔將降  
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諸州兼申黜陟以求人瘼甚大惠  
也天下百姓幸甚臣竊以為美矣未盡善也何以言之  
陛下所以降明使豈非欲令天下黎元衆庶知陛下夙  
興夜寐憂勤念之邪欲天下賢良忠孝知陛下夙興夜  
寐思任用之邪欲使天下奸人暴吏亦知陛下夙興夜  
寐務欲除之邪陛下聖意必若以此而發使乎則臣愚  
昧見陛下之使有未盡善也若愚臣所謂使者皆先當  
雅合時望為衆人所推仁愛足以存恤孤博賢明足以  
進拔幽滯剛直足以不避疆禦明智足以照察奸非然  
後使天下奸人畏其明而不敢為惡也天下疆禦憚其



直不敢為過也天下羨竒慕其德而樂為之用也天下  
孤寡賴其仁而欣戴其恩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論出使  
故輜軒未動於京師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陛下使猶  
未出朝廷行路市井之人皆以為非任朝廷有識者亦  
不稱之夫天子之使未出魏闕朝廷之人皆以輕之何  
况天下之衆哉夫欲黜陟求瘼豈可得也陛下所以有  
此失者在不選人亦輕此使非天下之大任故陛下遂  
大失至於此也宰相徒以為常但奉詔而行之苟以出  
使為名不求任使之實故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多  
而天下彌不寧其故何哉是朝廷輕其任也輕其任則  
不擇人不擇人則其使非實其使非實則黜陟不明刑

罰不中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使天下百姓修飾道路  
送往迎來無益於聖教爾臣久為百姓實憂知之陛下  
欲令天下黎庶知陛下夙興夜寐憂勤政化不可得也  
故臣以陛下大失在於此也夫欲正其末者必先端其  
本清其流者必先潔其源自然之符也國家茲弊亦已  
久矣今陛下若不重選此使貴得其人天下黎元必以  
為陛下尚行尋常之政不能革此弊也則賢人必不出  
貪吏必得志悖獨必哀吟天下百姓無倚賴於陛下此  
使也臣不勝有願願陛下與宰相更妙選朝廷百官使  
有威重名節為衆人所推者陛下曰大朝見親御正殿  
集百寮公卿設禮儀以使者之禮見之於是告以出使



之意殷勤做誠無敢或憊遂換以旌節而發遣之先自  
京師而訪豺狼然後攬轡登車以清天下若如是自必  
知陛下聖教不旬月之間天下家見而戶習也昔堯舜  
氏不下席而天下理者蓋黜陟幽明能折中爾今陛下  
方開中興之化逮萬代之功天下瞻望莫見聖政此之  
一使是陛下為政之大端也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  
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則不如不出使  
出使煩數無益於化但勞天下之人是猶烹小鮮而數  
撓之爾伏惟陛下察照

牧宰

臣伏惟陛下當今所共理天下欲致太平者豈非宰相

與諸州刺史縣令邪陛下若重此而治天下乎臣見天  
下理也若陛下輕此而理天下乎臣見天下不得理也  
何者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  
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臣竊觀當今宰相已畧得其  
人矣獨刺史縣令陛下獨甚輕之未見得其人是以腹  
心雖安而手足猶病而天下至今所以未有大利也臣  
竊惟刺史縣令之職實陛下政教之首也陛下布德澤  
下明詔將示天下百姓必待刺史縣令為陛下謹宣之  
故得其人則百姓家見而戶聞不得其人但委棄有司  
而掛璫壁爾陛下欲使家興禮讓吏勗清勤不重選刺  
史縣令將何道以致之邪愚臣竊見陛下未有舟楫而



欲濟河河不可濟也臣比在草茅為百姓久矣刺史縣  
令之化臣實委知國之興衰莫不在此職也何者一州  
得賢明刺史以至公循良為政者則千萬家賴其福若  
得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為政者千萬家受其禍矣夫  
一州禍福且如此况天下之衆豈得勝道哉故臣以為  
陛下政化之首國之興衰在此職者也臣伏見陛下憂  
勤政理欲安天下百姓無使疾苦然猶未以刺史縣令  
為念何可得哉臣何知陛下未以刺史縣令為念竊見  
吏部選人補一縣令如補一縣尉爾但以資次攷第從  
官遊歷即補之不論賢良德行可以化人而拔擢見用  
者縱吏部侍郎時有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

人已驚然相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常而有驚惟也所以  
天下庸流莫不能得為縣令庸流一雜賢不肖莫分但  
以為縣令庸流資次為選不以才能任職所以天下凌  
遲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  
為天子之令遣如此也自有國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  
也豈不甚可甚下惜二字哉昔漢宣帝有言曰朕之所共理  
天下者豈非良二千石乎故宣帝之時能委任矣伏願  
陛下與宰相深知妙選以救正此弊使天下之人稍得  
以安臣有計然甚鄙近來能著於書願陛下興念與明  
宰相圖之以安天下幸甚幸甚



臣聞天下有危機禍福回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天下百姓是也夫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也故曰人不可使窮窮之則姦宄生人不可數動動之則災變起姦宄不息災變日興叛逆乘釁天下亂矣當今天下百姓雖未窮困軍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養自劍以南爰至河隴秦涼之間山東則有青徐曹汴河北則有滄瀛恒趙莫不或被飢荒或遭水旱兵後轉輸疾疫死亡流離分散十至四五可謂不安矣幸得陛下以仁聖之恩憫其失業所在邊境有兵戰之後一切且停遂使窮困之人尚得與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各復其

業獲以救窮人心稍安殆半年矣天下可謂幸甚愚臣竊賀陛下得天下之機能密靜之非陛下至聖大明不能如此也愚臣今所以為陛下更論天下之危機者恐將相有貪夷狄之利又說陛下以廣地疆武為威謀動甲兵以事邊塞陛下或未知天下有危機萬一聽之臣懼機失禍搢則天下有不可奈何也詩不云乎人亦勞止苟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臣願陛下垂衣裳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天下之人務與之共安然後使遊荒蠻夷自知中國有聖人重譯而入貢愚臣竊以為當今天下之大計也伏惟陛下念之近者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自以為威德廣大欲建萬代之業動



天下之衆殫萬人之力兵後相仍轉輸不絕北討胡虜東伐遼人於是天下百姓窮困人不堪命機動禍搆遂喪天下此是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倭之臣異收夷狄之利率以滅亡者也隋氏之失可以殷鑒豈不大哉伏惟陛下察之國家所伐吐蕃有大失策中國之衆半天下受其弊然遂事不諫當復何言陛下不以臣愚蕘蕘可採一賜召臣至玉陛得以口論天下幸甚

臣子昂言臣本下愚未知大體本月十六日特奉恩勅賜臣紙筆遣于中書言天下利害天之降命敢不對揚而孤負聖恩萬一無補死罪死罪謹率愚見封進以聞塵聽玉階伏闕累息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上西蕃邊州安危事三條

臣聞聖人制事貴於未亂所以用成功光濟天下大業臣伏見國家頃以吐蕃九姓亡叛有詔出師討之田楊名發金山道十姓諸兵自西邊入臣聞十姓君長奉詔之日若報私讎莫不為國家克翦凶醜遂數年之內自率兵馬二萬餘騎經途六月自食私糧誠是國家威德早申蕃戎得効忠赤今者軍事已畢情願入朝國家乃以其不奉璽書妄破回紇部落責其專擅不許入朝便於涼州發遣各還蕃部臣愚見竊為國家危之深恐此等自茲成隙何以言之國家所以制有十姓者本為九姓大歸服聖朝十姓微弱勢不能動故所以委命臣妻



為國忠良今者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莫知所  
歸回紇金水又被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家所有今欲  
倚角亡叛雖將邊疆惟倚金山諸蕃尚本傳為形勢有  
司不察此理乃以田揚名妄破回紇之罪坐及十姓諸  
豪拒而遣還不許朝覲臣愚以為非善御戎狄制於未  
亂之長策也夫蕃戎之性人面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  
亂蓋易動難安古所莫制也今阻其善意逆其歡心古  
人所謂放虎遺患不可不察自臣昨於甘州日見金山  
軍首領擬入朝者自蕃中至已負其功見燕軍漢兵不  
多頗有驕色察其志意所望殊高與其言宴又詞多不  
順今更不許入朝謁疑以罪與回紇部落復為大讎此

則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患懷不自安  
烏駭狼顧亡叛沙漠則河西諸蕃恐非國家所有且夷  
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往難追十姓無罪不  
宜自絕今若妄破回紇有司止罪揚名在於蕃情足以  
為慰十姓首領國家理合羈縻許其入朝實為得計今  
北蕃既失勇不自安廟勝之策良恐未爾事既機速伏  
乞早為圖之

臣伏見今年五月勅以同城確置安北府此地逼磧南  
口是制匈奴要衝國家守邊寔得上策臣在府日竊見  
磧北歸降突厥已有五千餘帳後之來者道路相望又  
甘州先有降戶四十餘帳奉勅亦令同城安置磧北喪



亂先被饑荒塗炭之餘無所依仰國家開安北府招納  
歸降誠是聖恩洪流覆育戎狄然臣竊見突厥者莫非  
傷殘羸餓並無人色有羊馬者百無一二然其所以  
幼扶老遠未歸降實將以國家緩懷必有賑贍冀望恩  
覆獲以安存故其來者日以益衆然同城先無儲畜雖  
有降附皆未復矜蕃落嗷嗷不免飢餓所以時有劫掠  
自相屠戮君長既不能相制以此盜亦稍多甘州頃者  
抄竊尤甚今安北府見有官羊及牛六千頭口兵糧粟  
麥萬有餘碩安北初置庶事章創孤城兵少未定威懷  
國家不贖恤來降之徒空委此府安撫臣恐降者日衆  
盜者日多戎虜桀黠必為禍亂夫人情莫不以求生為

急今不以此粟麥不以此羊牛大為其餌而不救其死  
人無生路安得不為群盜乎群盜一興則安北府城必  
無全理府城一壞則甘涼已吐恐非國家所有後為邊  
患禍未可量是乃國家故誘其為亂使其為賊非謂緩  
懷經遠之長策也且磧北諸蕃今見大亂亂而思理生  
人大情國家既開綏撫之恩廣置安北之府將理其亂  
者以慰諭諸蕃亂存亡可謂聖圖弘遠矣然時則為  
得事則未行何者國家來不能懷去不能制空竭國用  
為患於邊取亂之策有失於此况夷狄代有其雄與中  
國抗行自古所病倘令今有勃起遂雄於邊招集遺散  
收強撫弱臣恐喪亂之衆必有景從此亦國家之大機



不可輕而失也機事不密則必害成聖人之至誠今吐蕃未定降者未安國家不早為良圖恐坐而生變乞得面奏指陳其利害邊境幸甚幸甚

臣竊見河西諸州地居邊遠左右寇賊並當軍興頃年已來師旅未靜百姓辛苦殆不堪役公私儲蓄足可憂嗟頃至涼州問其倉貯惟有六萬餘石以支兵防緣周今歲雖云屯田收者猶在此外畧問其數得亦不多今國家欲制河西定戎虜此州不足未可速圖又至甘州責其糧數稱見在所貯積者四十餘萬石今年屯牧猶不入計臣觀其衝要視其山川信是河西扼喉之地今北當九姓南逼吐蕃二虜奸回凶猾未測朝夕警固頗

有窺觐甘州地廣糧多左右受敵其所管戶不滿三千堪勝兵者不足百數屯田廣遠倉蓄狼籍一虜為盜恐成大憂涼府雖曰雄藩其實已甚虛竭夷狄有變不堪軍興以河西諸州又自守不足今瓜肅鎮防禦仰食甘州一旬不給便至飢餓然則河西之命今並懸於甘州矣此機一失深足憂危又得甘州狀稱今年屯牧用為善熟為兵防數少百姓不多屯田廣遠收穫難遍時節既過遂有凋固所以三分收不過二人力又少未入倉儲縱已收刈尚多在野臣伏惟吐蕃祭黠之虜自為邊寇未嘗敗衄頃緣其國有亂君臣不和又遭天灾戎馬未滅所以數求和好寢息邊兵其寔本畏國家乘其此



弊故卑辭詐偽苟免天誅今又聞其贊普已擅國權上下和好兵久不出其意難量比者國家所以制其不得東侵實由甘涼素有蓄積士馬疆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勢不能動今則不然甘州倉糧積以萬計兵防鎮守不足威遠若使此虜探知潛懷逆意縱兵大入以寇甘涼雖未能劫掠士人圍守城邑但燒甘州蓄積蹂踐諸屯臣必知河西諸州國家難可復守也此機不可一失一失之後雖賢聖之智亦無柰何臣愚不習邊事竊謂甘州宜使加兵內得營農外得防盜甘州委積必當更倍何以言之甘州諸屯皆因水利濁河溉灌良沃不待天時四十餘屯並為輿壞故每收穫常不減二十萬似以人功不備猶存荒蕪今若加兵務窮地利歲三十萬不為難得國家若以此計為便遂即行之臣以河西不出數年之間百萬之兵食無不足而致倉廩既實邊境又疆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管仲云聖人用無窮之府積不涸之倉事非虛言也

陳伯玉文集卷第八終



國

國



書